



不成问题
的问题

老舍著

非外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浙江出版集团

老舍著

不成问题
的问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成问题的问题 / 老舍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59-1349-1

I. ①不… II. ①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1425 号

出版统筹: 雷 戎

责任编辑: 董曦阳 王天阳

营销编辑: 范存榜 赵 娜

封面设计: 周 彧

封面绘画: 黄有维

策划编辑: 董曦阳

排 版: 九章文化

责任印制: 孙 明

书法题写: 王陵生

BUCHENGWENTI DE WENTI

不成问题的问题

老舍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门口村

村委会东 900 米

邮政编码: 101109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插 页: 4

印 张: 6.25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349-1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1937年,《我这一辈子》剧照

我這一輩子

(中篇創作)

老舍

還不如我的好呢，連句整話都說不出來。這樣的人既能作高官，我怎麼不能呢？

我幼年讀過書，雖然不多，可是足夠讀七、八、九、十、三國志、漢書、史記、資治通鑑、四庫全書、到如今還能說得很齊全。別說，不但熟的人都能讀我的記性好，連我自己也覺得應該高興。可是，我並念不進細書的原文，那太深了；我所記得的幾段，都是由小報上的「評議類書」念來的——把原文變成白話，又添上些逗逗、打趣，實在有個意思！

我的字寫得也不壞。拿我的字和老年胡斷門裏的公文比一比，像個兒的勻通，墨色的光潤，與行列的齊整，我實在相信我可以作個很好的「筆帖式」。自然我不敢高舉，說我有寫奏摺的本領，可是眼前的通常公文是準保能寫到好處的。

憑我這字與寫字的本事，我本該去當差。當差雖不見得一定能增老輩，但是多少也比作別的事更穩當些。況且呢，差事不費工，工錢還有個升帳，我看見不止一位工官職很大，可是那筆字

可是，當我十五歲的時候，家裏歡我去學徒。五行八作，行行出狀元。學手藝原不是什麼低搭的事；不過比較當差稍差點兒罷了。學手藝，一輩子逃不出手藝人去，即使能大發財源，也高不過大官兒不是？可是我並沒和家裏鬧爭扭，就去學徒了。十五歲的人，自然沒有多少主意。況且家裏老人還說，學滿了藝，能拜上幾位，就給我說親事。在當時，我想像着結婚必是件有趣的事。那麼，吃上二、三年的苦，而後大人似地去娶手藝師傅，家裏再有個小媳婦，大概也很下得去了。

我學的是糊糊匠。在那太平年月，糊糊匠是不愁沒飯吃的。那時候，死一個人不難，現在這應省事，這可並不是說，老年頭的人要翻來覆去的死好幾回，不乾脆的，一下子斷了氣。我是說，那時該死人，從家裏拚命的花錢，一點不惜力氣與金錢的，弄得那教身與真致，還有個深的事來說吧，就得比上老些個錢。人——斷氣，馬上就得

1937年，《我這一輩子》

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

Wang Ta ch'eng - over 30, a Northerner, very tall, broad back, big eyes and bushy eyebrows. An expert on Chinese boxing but being modest seldom shows up; that is why he moves slowly so that no people will discover that he is an expert. Very proud man but tries to hide that fact. Always courteous, well-mannered. In spite of his young age, he is a very famous and self-supporting p'ao shu.

Mrs. Wang the wife - a bit younger than her husband, very small, not good looking but rather just ordinary, tidy, a simple woman of the North. As a compensation for her ordinariness she has a quick temper, she even sometimes challenges her husband. She is not nagging without a reason but she always stands up on her dignity and rights as a housewife.

Ting Te-sheng - man, over 20, the first pupil that Wang Ta ch'eng had, very tall and strong,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Respects Mr. Wang and puts

五虎斷魂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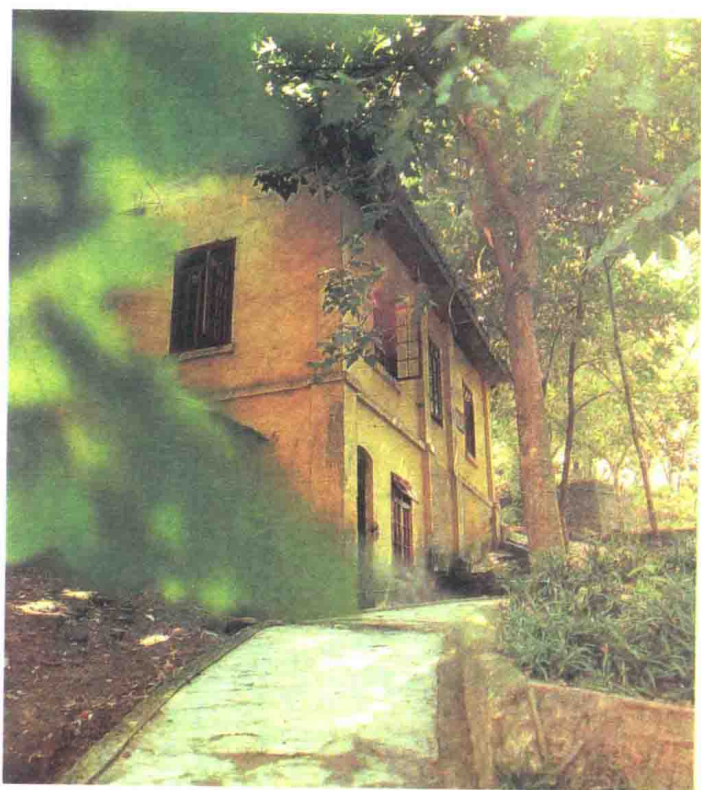
(三幕四場話劇)

人物：

王大成：二十多歲，北方人，身材高大，濃眉大眼，精通武術，但很少顯露，行動寡斷，使人很難看出他會武術，內心孤傲而盡量掩飾，和氣，有潛能。儘管年輕，已有相當名氣。

王妻：比丈夫略年輕，身材矮小，相貌平平，是個整潔簡樸的北方婦人，她為彌補其平庸的外貌似的，她有點脾氣，急躁，有時還和丈夫拌幾句嘴。她不是個沒事找事的人，只是盡量維護她作為家庭主婦的尊嚴和權力罷了。

丁德勝：男，二十多歲，王大成的大徒弟，身材魁梧，性格耿直，非常敬重王大成，把



1943年9月后，老舍一家在北碚团聚后与友人同住的小楼



1948年12月31日，老舍与朋友共度除夕



1949年11月，老舍归国途中在香港与友人聚会



1950年，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中華全國文藝界聯合會

（星期日）下午二時

老舍先生創作二十一年紀念會啟事

敬啟者：老舍先生創作二十一年紀念會，定於四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中華全國文藝界聯合會舉行。屆時請會員及各界人士蒞會。此啟。

茲定於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假座百裕會館舉行老舍先生創作二十一年紀念會，屆時請會員及各界人士蒞會。此啟。

發起人：

- 郭力子 張道藩 郭沫若 沈雁冰 葉以群 傅斯年 吳昌碩 何音 黃芝岡 陽翰笙
- 陳百塵 張靜廬 宋之的 曹靖華 葉以群 傅斯年 吳昌碩 何音 黃芝岡 陽翰笙
- 曹靖華 葉以群 傅斯年 吳昌碩 何音 黃芝岡 陽翰笙
- 王平陵 傅斯年 吳昌碩 何音 黃芝岡 陽翰笙
- 趙清閣 傅斯年 吳昌碩 何音 黃芝岡 陽翰笙
- 馮少舫 傅斯年 吳昌碩 何音 黃芝岡 陽翰笙
- 葛克家 葛一虹

《老舍创作 20 周年纪念会启事》



1957年在中国作协院内与赵树理、杨朔合影



1965 年在家中赏花

目 录

- 微神 1
- 柳家大院 15
- 黑白李 27
- 月牙儿 43
- 断魂枪 74
- 我这一辈子 83
- 不成问题的问题 148

微 神^①

清明已过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开齐了吗？今年的节气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们还很弱；蜂儿可是一出世就那么挺拔，好像世界确是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三四块不大也不笨重的白云，燕儿们给白云上钉小黑丁字玩呢。没有什么风，可是柳枝似乎故意地轻摆，像逗弄着四外的绿意。田中的晴绿轻轻地上了小山，因为娇弱怕累得慌，似乎是，越高绿色越浅了些；山顶上还是些黄多于绿的纹缕呢。山腰中的树，就是不绿的也显出柔嫩来，山后的蓝天也是暖和的，不然，雁们为何唱着向那边排着队去呢？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兰，叶儿还赶不上花朵大。

小山的香味只能闭着眼吸取，省得劳神去找香气的来源，你看，连去年的落叶都怪好闻的。那边有几只小白山羊，叫的声儿恰巧使欣喜不至过度，因为有些悲意。偶尔走过一只来，没长犄

^① 1933年10月，原载《文学》第1卷第4号，初收《赶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初版。

角就留下须的小动物，向一块大石发了会儿愣，又颠颠着俏式的小尾巴跑了。

我在山坡上晒太阳，一点思念也没有，可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滴下些诗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绿海上，没有声响，只有些波纹走不到腮上便散了的微笑；可是始终也没成功一整句。一个诗的宇宙里，连我自己好似只是诗的什么地方的小符号。

越晒越轻松，我体会出蝶翅是怎样的欢欣。我接着膝，和柳枝同一律动前后左右地微动，柳枝上每一黄绿的小叶都是听着春声的小耳勺儿。有时看看天空，啊，谢谢那块白云，它的边上还有个小燕呢，小得已经快和蓝天化在一处了，像万顷蓝光中的一粒黑痣，我的心灵像要往那儿飞似的。

远处山坡的小道，像地图上绿的省分里一条黄线。往下看，一大片麦田，地势越来越低，似乎是由山坡上往那边流动呢，直到一片暗绿的松树把它截住，很希望松林那边是个海湾。及至我立起来，往更高处走了几步，看看，不是；那边是些看不甚清的树，树中有些低矮的村舍；一阵小风吹来极细的一声鸡叫。

春晴的远处鸡声有些悲惨，使我不晓得眼前一切是真还是虚，它是梦与真实中间的一道用声音作的金线；我顿时似乎看见了个血红的鸡冠：在心中，村舍中，或是哪儿，有只——希望是雪白的——公鸡。

我又坐下了；不，随便地躺下了。眼留着个小缝收取天上的蓝光，越看越深，越高；同时也往下落着光暖的蓝点，落在我那离心不远的眼睛上。不大一会儿，我便闭上了眼，看着心内的晴空与笑意。

我没睡去，我知道已离梦境不远，但是还听得清清楚楚小鸟的相唤与轻歌。说也奇怪，每逢到似睡非睡的时候，我才看见那块地方——不晓得一定是哪里，可是在入梦以前它老是那个样儿浮在眼前。就管它叫作梦的前方吧。这块地方并没有多大，没有山，没有海。像一个花园，可又没有清楚的界限。差不多是个不甚规则的三角，三个尖端浸在流动的黑暗里。一角上——我永远先看见它——是一片金黄与大红的花，密密层层的；没有阳光，一片红黄的后面便全是黑暗，可是黑的背景使红黄更加深厚，就好像大黑瓶上画着红牡丹，深厚得至于使美中有一点点恐怖。黑暗的背景，我明白了，使红黄的一片抱住了自己的彩色，不向四外走射一点；况且没有阳光，彩色不飞入空中，而完全贴染在地上。我老先看见这块，一看见它，其余的便不看也会知道的，正好像一看见香山，准知道碧云寺在哪儿藏着呢。

其余的两角，左边是一个斜长的土坡，满盖着灰紫的野花，在不漂亮中有些深厚的力量，或者月光能使那灰的部分多一些银色而显出点诗的灵空；但是我不记得在哪儿有个小月亮。无论怎样，我也不厌恶它。不，我爱这个似乎被霜弄暗了的紫色，像年轻的母亲穿着暗紫长袍。右边的一角是最漂亮的，一处小草房，门前有一架细蔓的月季，满开着单纯的花，全是浅粉的。

设若我的眼由左向右转，灰紫、红黄、浅粉，像是由秋看到初春，时节倒流；生命不但不是由盛而衰，反倒是以玫瑰作香色双艳的结束。

三角的中间是一片绿草，深绿、软厚、微湿；每一短叶都向上挺着，似乎是听着远处的雨声。没有一点风，没有一个飞动的